

善  
845.76  
40-1

清容居士集 十七



清容居士集卷第

策問

問荅附

大都鄉試策問

延祐

四年

劉氏嘉

先王之政莫先於養民洪範以食為先故

昔之水旱歷年多而民不病者有以也周

漢上計簿以周知民數三年則大比以登

于王府制國用之法日計歲會使之裕如

者將以預其備也大無麥禾春秋非之則

周之民數將悉民以備不虞歟其止為國

用乎耿壽昌立常平皆以為便或以不便



罷之其去取可得聞京師天下之本實粟  
重內理所當急唐貞觀轉運之法歲不過  
三十萬石後雖增多然止給軍用至于貞  
元所入不過四十餘萬石而京邑未嘗有  
闕抑內地無間王民不仰於官歟抑有司  
定制無泛冗歟  
聖天子惠養元元實粟內畿間遇不登漕  
運或不能足今天時雨澤上協聖心中外  
豐熟九年之蓄九穀之數可講而行也將  
取諸民而備諸意其有煩擾也社倉之法

唐首用之後復有科折之患焉歛散之法  
壞於後人圓服為息之辯非本旨也歲富  
於民貧者得以濟乎穀賤傷農因時而官  
收之積歲朽腐何以處之上下給足因其  
豐穰而講行實在今日習進士業者通識  
時務宜陳說便利以俟講明焉

會試策問

至治元年

夫書者即古之史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  
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摺秦摺而  
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焚而不錄至其約

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周平  
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  
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  
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  
治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為書  
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為史記首  
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  
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為有良史之才愛  
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  
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取法

於春秋者為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能擬  
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為漢紀體制  
稍為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為編年  
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習終不若子長史  
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  
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  
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  
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  
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不績吾儒之事也

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  
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  
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辯之矣願聞  
其說

江浙鄉試策問

秦定三年

用賢之道治天下國家先務也人才之賢  
否本乎心術之邪正邪正者義利公私之  
辨君子小人之所以由以分古之時宜無有  
黷貨而鬻獄者然伊訓曰其刑墨先儒謂  
貪以敗官之刑也呂刑論五過之疵亦曰

惟貨又曰無或私家子獄之兩辭當時諄  
切告戒已如此漢去古未遠嘗舉孝廉矣  
乃或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或闔郡不薦一  
人豈自昔廉吏已難其選歟賈長沙之言  
曰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簞簋不飾或謂此  
粗可厲庶隅之士而頑頓亡耻者不格也  
賢良若董仲舒公孫弘見寬皆稱經術而  
公孫弘卒以布被脫粟之詐見譏當世則  
廉者又未可深信歟揚震暮夜之金劉  
寵郤父老之餽世以為美談然震之刺荆



州寵之守會稽皆治行焯著民咸德之豈  
廉特守已之一節而惠澤之及民者不專  
在是歟方今聖明在上薦紳之士分布  
中外封贈足以遂顯揚祿廩足以供事育  
而十二章之典又嚴且密也刑賞勸懲之  
道亦至矣然廉者守法奉公未必見知貪  
者嗜利營私不為少戢豈刑賞之外猶有  
當加意者歟官吏之貪廉其於政事之戚  
否民生之休戚所係至重也諸君有明當  
世之務者其悉意以對

答高舜元春秋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冊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弓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錄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答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  
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  
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  
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  
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  
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  
矣會稽袁桷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  
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  
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  
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

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  
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  
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  
丘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  
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丘之說考之  
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未歸  
愚不敢謂之貶也褒其貶乎此皆書非常  
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  
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蝻蝻飢  
見於十五年蝻蝻見於六年大旱見於七年

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  
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  
疑矣叔躬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左傳載晉申生以僖四年十二月縊  
于新城而經書於五年之春晉里克以  
僖九年弒卓子而經書於十年正月晉  
以僖十年冬殺平鄭而經書於十一年  
春經傳不同劉原父謂傳與經不同者  
左氏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策有用  
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舛徃徃而

迷故經所云冬左謂之秋也此說然否  
答以日南至考之例差兩月劉氏之說得  
之矣溫麥周禾又侶夏正然杜氏悉取正  
月為十一月啓後人之議者皆杜氏也  
問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  
愚竊謂晉衛殺其大夫侶大夫無罪而  
晉衛殺之里克甯喜果無罪邪有罪邪  
答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纂例之說得  
之矣劉氏言里克不聽優施之謀甯喜不  
從孫林父之亂陳乞不隨景公之貳晉無

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  
之變以此言之里克甯喜之罪著矣或言  
晉衛二公皆惡其專偏而殺之理容有之  
然總殺大夫之例此特一節耳不如罪累  
上為正

問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先儒謂春秋內  
夫人則書薨葬吾女為外夫人則書卒  
按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伯仲叔季皆  
字也已嫁之女各以國氏如紀伯姬宋  
伯姬之類是也今子叔姬笄而字之卒

不繫於國何也

答叔姬之卒以左氏考之似若可證然僖  
公之九年復書伯姬卒則是許嫁而有字  
當以成人之喪待之也以曾子問考之壻  
為之服書其卒亦非常事也詳見經解

問澶淵之會諸國大夫皆貶書人而虎  
牢無貶文何哉

答公之盟大夫自隱公始也然猶曰宋人  
莒人考其時疑非大夫也莊公既防之盟  
夫子不得而諱也僖盟于齊楚與中夏盟



之始也再盟于翟泉與大夫盟王子之始也然猶不書公以隱之至成公之盟蜀夫子迺直書之則諸侯之盟荆人自成公始也魯大夫會諸侯之大夫迺衰周之常也城虎牢紀大夫之實也故兩會于戚皆直書之獨澶淵之會魯無大夫而後人遂以為貶例左氏之說遂以諱魯大夫其謬矣莫甚於此公會蠻荆猶不得而諱澶淵之會何其諱與善乎陳君舉之說曰晉之城杞合十二國之大夫為悼夫人於澶淵合

十三國之諸侯大夫為共姬也晉為盟主  
區區宋杞晉已細矣愚謂魯大夫若叔孫  
豹仲孫羯使果預會夫子皆直書之獨澶  
淵之會魯不復預書之者記晉之細也大  
夫稱人已見凡例或疑魯大夫不會何以  
書余答之曰齊狄盟邢齊衛晉命蔡侯鄭  
伯會于鄧如此例不一皆非魯事何疑於  
澶淵之無魯也左氏之說不可據者類此  
它國自盟會不書卿名見陸氏纂例  
問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

于齊糾與小白皆庶子任氏謂小白是  
子糾之庶弟爭國自立孫氏亦謂子糾  
是桓兄胡氏却謂子糾是小白之弟何  
也

答按史記以小白為糾弟明矣而先儒謂  
小白為兄者由齊小白入齊之說啓之也  
愚直謂紀年既遠姑當從司馬氏之記若  
謂齊小白而謂之兄則子糾之說雖出左  
氏不應獨從公穀之說子者子般之例見  
之是也按論語公子糾其義我甚明糾為魯

甥魯故納之夫子之與桓之義管仲之說  
詳矣或者不達降糾為弟者此因齊小白  
之書以論夫子謂之過焉可也夫子之書  
齊小白正是不當立之書法糾為長當立  
明矣

問經閔元年春王正月經無所云公羊  
何從而傳之不惑於經而傳之

答慶父之禍三傳通能言之前後不同蓋  
有追而紀之有張其本之法者有言禍首  
之法者通貫于一年之中無害也

答高舜元春秋四問

問襄二十有五年衛侯會于夷儀此衛  
侯剽也是年衛侯入于夷儀者衛侯衍  
也衍入夷儀不名復歸于衛而名之舜  
元謂衛侯衍失地之君也失地之君恒  
名之衍入夷儀不名者其脫文歟  
答衛侯入夷儀與鄭伯突入櫟之事相侖  
而實非故夫子一名之一不名之夷儀故  
邢地臧為衛所邑衛侯之入不得主其國  
政也寧喜弑剽而衛侯始入衛故夫子始

書衛侯衎言其復國也鄭伯突之入櫟雖  
非國都而諸侯之相與者在突而不在忽  
遇于垂居櫟之鄭伯也政在於突夫子安  
得不名之則衛侯之入夷儀在所不當名  
至入于衛則當名矣先儒之說皆有所未  
安執事謂入夷儀當名疑為脫文則衎之  
入衛將名乎將不名乎吾故曰此夫子之  
深意也

問崔杼逆无而立之經書齊殺其大夫  
高厚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子嘉叛晉而

起曹師者經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子嘉與高厚之辭固何歟  
答自穀梁言稱國以殺為有罪杜預則又  
為稱名為有罪之論紛紛不決陳殺其大  
夫洩冶冶豈有罪哉謂之無罪則殺陽處  
父得無罪乎或又以累上之文書之則凡  
殺大夫皆非國君矣左氏之言殺高厚公  
子嘉一以為崔杼一以為國人其說自相  
矛盾獨公羊云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  
為得之桶謂專殺大夫諸侯之罪而大夫

之有罪無罪實不係焉有罪不可殺况無  
罪乎以此論之凡言殺大夫者盖可見矣  
問襄公之世有穆姜齊姜說者謂穆姜  
成公之母謂齊姜成公之妻舜元謂何  
由知乎成母成妻

答穆姜宣公初即位之所逆也通於僑如  
見成公之十六年其卒也見襄之九年齊  
姜者即襄元年姜氏薨者是也其逆也見  
於成公之十四年

問吳子使札來聘書札與曹椒秦術無



異稱焉左氏公羊皆謂以札賢而進英  
子說者又謂札薛國而亂者札之為也  
舜元謂吳夷狄之國札之賢類不得通  
於此也札不書族不書字不書公子何  
賢乎札也屈完書族札不書族與曹椒  
秦術之使夫何異哉  
答吳札楚椒同例何褒貶之有二人皆公  
子故不書姓若屈完非公族屈氏出於莫  
教者也遂罷來聘則為氏也謬始於公穀  
不故而自破矣

答高舜元經史疑義十二問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  
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  
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答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  
此地承天之說也起於牛宿隨天而左行  
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  
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  
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  
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

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  
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楊氏  
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  
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  
方州部者緣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  
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  
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  
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  
始終之異自邵子溫公荆公尊玄之後如  
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

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  
辟侯大夫卿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  
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答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錄其說曰  
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  
耳蓋由楊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  
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  
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  
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

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且  
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  
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  
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  
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  
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  
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  
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  
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  
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

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  
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字而陽氣復  
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  
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  
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  
一年之候也自中字之起甲子至未濟四  
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  
爻嘗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  
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字  
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

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問易占法其取驗於人者當何所祖本爻之變處當何爲主

答占法唯程沙隨得之嘗以左氏考之古必有占書今既散軼但嘗以變者爲主然一爻之變猶可究索至二爻三爻之變則茫不可通舊聞唐正卿深於筮若二爻變

者便不敢臆斷古人心虛靜因動生變隨  
變而推有千萬變而不可盡者今人心念  
駁雜無感而遂通之理縱有所感其感不  
一當從何處下手康節推象變之說亦不  
外此說卦乃占之本能通其類尚庶幾僕  
甚有意於此然一行作吏終未有至靜工  
夫苟能靜斯得矣

問古儀禮今所存者可見端緒未審於  
盛周之時曾盡行之乎爲後世立教乎  
愚所未曉



答禮為禮儀為儀成周盛時自天子至于  
士皆躬行而親習之者聘射燕饗昏冠之  
禮考於經無有不合謂存于書而不行者  
非也後人因周禮一書謂周公營洛之後  
所成未及舉行遂併儀禮有疑其說陋甚  
亡取按藝文志以儀禮謂之禮古經未嘗  
有儀禮之名先儒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  
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者是也

問大小戴記其盡取諸於經乎據漢儒  
之說乎望喻其取諸於經者如何取諸

於漢儒者如何

答二戴之學原於后倉而小戴盛行者繇  
馬融盧植等考合衆家古文之文附之遂  
刊而行名爲禮記令冠婚鄉飲酒射燕聘  
義爲古經之羽翼而中庸大學又爲傳道  
之書若學記樂記皆集古書而爲之者其  
有駁雜則哀公問儒行王制明堂位禮運  
諸篇先儒已嘗置疑至若大戴禮之哀公  
問投壺與小戴禮無異若曾子之大學與  
祭義相似其餘又與荀子賈誼書相出入

者則大戴之不及小戴多矣鄭康成後漢  
之精禮學者獨大戴未嘗爲之注朱文公  
有取踐祚釁廟等篇然學者觀其會通不  
當貴耳而廢目也

問黃鐘爲宮則三分損一以下生林鐘  
之徵林鐘之徵復三分益一以上生太  
簇之商太簇之商損一以下生南呂之  
羽南呂之羽益一以上生姑洗之角姑  
洗之角損一以下生應鐘之變宮云云  
益損數理未達

答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天地人也故  
必以三而損益之三統相通始成律呂陽  
之生陰曰下律也陰之生陽曰上呂也正  
變之說自古有之陳旒樂書去其清聲不  
考之過不然安得成八十四順調哉

問井田制治願聞其詳

答井田舊有圖譜然不通開方之法悉如  
棊局又兼以周官授地之法相參悉非舊  
制蓋鄉遂井甸皆司馬法之說惟可與周  
官合而不可與孟子合先儒必欲合而一

之愈不可通蓋井牧小司徒之法井衍沃  
左傳之法丘井皇帝之法漢書井田亦與  
孟子微異秦廢井田開阡陌僕嘗謂井田  
古制至秦始皇始廢兵農相通非井田之制此  
未易遽言也

問周官及月令真偽之理請喻其詳  
答周官或謂周公營成周後成此書而不  
及行其說無所據甚者方之爲戰國陰謀  
之書吾不知其何者爲陰謀也或又言劉  
歆僞爲歆何所爲而僞爲之耶三說皆非

僕嘗謂周八百年其間更革損益不一穆  
王之呂刑夫子不存于書或者又將以為  
周公之所作矣兩漢唐宋歷年不及周王  
之半而官制更改皆有成書則周官之書  
當審為周時所作特不能定為何王時書  
也然周官井田禘祫郊社絕無其名先儒  
必欲以郊為圜丘井田為揆地之類難以  
勉從實以其書列官分職整然有條欲強  
合於諸經遂不得不支離其說其餘可疑  
者五峯言之詳矣月令具見呂覽為呂不

韋書無疑陸德明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  
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蔡伯喈王肅言周  
公所作皆非也月令云命太尉贊桀俊此  
蓋秦官鄭氏釋之明矣

問春秋於王正月上左傳加一周字其  
義有所謂無所謂

答春秋云王正月左氏云周王正月皆周  
之正月然左氏增周之一字其跡若與夫  
子同而其釋經實有不同今世之以周正  
為夏十一月皆啓於左氏如書雲物取溫

麥之類直以春夏秋冬更易而改書之後  
人紛紛之謬誤左氏其尤也正朔之說家  
有成書非立談可盡聞吳幼清亦與鄙見  
合不審得其說否

問周子太極圖上一空圈下二空圈當  
存當舍乞喻之

答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二圈乃成人  
成仙之說非面陳不可

問三國之時司馬公邵康節朱文公三  
君子之言不同誰之言為是



答司馬編年之法當時較量極費力然既  
謂之編年不得不是終建安而始魏亦自  
有深意但不合謂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  
帝蜀自正但後連書晉事又不可曉若書  
莽大夫揚雄卒大與春秋書法不同莽為  
亂臣賊子春秋未有書家臣之理僕嘗謂  
正統二字於經無所見尚書止有大統二  
字漢歷法有三統二字後人泥正統之說  
故皆不通前後遮護不得律以大義則漢  
以後皆當缺書若用編年備事溫公之法

盡矣邵氏經世以不書事故可模稜無罅  
漏然此老少年先從春秋下工夫終占得  
道理端正之旨其意即其五十四  
亦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  
言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義同否  
答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  
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  
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  
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

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  
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  
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  
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得  
言之者有之又為言之者有之故易  
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  
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  
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  
若見危亡身不為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  
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

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  
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  
天者豈強以必令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  
不保其身死於岩墻之下當在不吊之義  
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  
答樂正非謂四代之樂有誤而正也魯用  
四代之樂是魯僭用之失非四代之樂非

也夫四代之樂各有律呂夫子安得而正  
諸古者房中之樂為二南朝聘會同燕飲  
鄉射為二雅告神之歌為周頌頌為周王  
所得行也歌與樂相並而作三終之義可  
得而攷也季子觀樂歌詩亦與樂相通無  
以議為也至於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有  
不可不辨者范甯言孔子列黍離於國風  
殊不知季子之歌王固為王矣歌小雅而  
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于何草不黃矣  
鹿鳴至于菁菁者我皆美詩也曷言乎周

德之衰乎今之小雅皆夫子所定則凡歌  
鹿鳴至于菁菁者莪非周德之衰是雅頌  
之得所復與樂正明矣太史公謂仁義陵  
遲鹿鳴刺焉夫子以前雅之無別明矣故  
司馬氏作孔子世家曰關雎爲風始鹿鳴  
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是  
真謂夫子所定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磬  
武雅頌之音若是則豈得不謂之詩樂相  
合然則謂夫子正四代之樂實非也季子  
之歌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于召

是此周之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凡可以  
合于樂者小雅至于菁菁者莪而止大雅  
至于卷阿而止衰亂之詩不得入於樂矣  
頌之得其所者夫子直書周頌以別則魯  
之配天烝禘閟宮之廟皆非禮矣歌周頌  
之詩於魯侯之廟則奚取三家之堂夫子  
之意明矣魯頌非告神之歌謂之頌者頌  
之變然敬之小烝振鷺閟予小子諸篇亦  
非告神之詩善乎太史公之言曰成王作  
頌推已懲艾悲彼蒙難觀至于此則後人

之効魯而溢美者誠可羞矣商頌是夫子  
之祖正考父所作夫子殷人遺聞墜簡附  
以傳後觀其辭想其世之宋而不足證可  
知矣肆在而慈愛商之遺聲也歌商之說  
次於雅頌夫子之意深矣雅頌得所樂亦  
正矣非他有樂也即雅頌之歌樂也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涵故  
天上<sub>有</sub>他<sub>地</sub>上有天  
答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  
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為氣只天之形濁



者為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  
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  
夜日没于地下但認得地  
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  
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答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  
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  
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  
始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  
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  
妙邵子之秘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  
晝夜人居

地上以為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為人  
用非至極之大亦論也  
谷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  
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  
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為人之用方圓  
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  
夫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為萬物之靈而乾  
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答縱為四聲橫為七音鄭漁仲之說俗邵

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  
有圖譜行於世溫公切韻皆源於此然此  
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  
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  
嘗言中聲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  
解中韻譜却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  
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  
一觀亦得髣髴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  
然非至靜工夫未亦能通也

此問茶管說者謂車前其子治婦人難產

愚謂采之於詩殊無義味其中必有其  
義乞教之

答荜苜謂治婦人難產政如釋蠶斯芍藥  
之謬也先儒謂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體  
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  
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此詩兼興賦之  
體古樂府中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之  
詩深得此意難以語言盡也

問詩關雎謂之國風自王季為西伯至  
紂又命文王典治國南文王作邑於豐

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召公采地  
至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周國之  
詩以觀民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者屬  
太史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作樂用  
之被之箎絃以為房中之樂又謂太姒  
稱后此追稱云耳其義何如  
答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  
城文王之為西伯周召未得封也武王伐  
紂以後周召未得封也周召之封始於相  
成王以後詩序不足證今直以行露甘棠

考之明言召伯此不可通之一也夫既以  
二南為文王在周南則為王在召南則為  
公此不可通之二也太姒在周南為后妃  
在召南為夫人此不可通之三也閔睢之  
作太史公所言不一或為刺或為康王以  
後詩但先儒之說林立雖有鄙見未易陳  
道若復異論此又佞吳幼清宗象山之謗  
興矣世無真學貴耳賤目難以立談  
問作史及編年實錄凡例  
答日曆起居注時政記條目歐陽公言之

詳矣實錄迺加謚以後書必有臣傳亦有  
字數限式宋元豐以後日曆壞於王安石  
建矣以後日曆壞於秦檜至咸淳之謬尤  
不足據然遺書舊聞皆足考證若欲討論  
非經月議論不可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書  
答牋表之說當別詳具此雖小技更僕未  
易言大要寡學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  
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  
惟荆公一派以經為主獨趙南塘輩傳莫

有繼者汪彥章則游乎蘇王之間若欲精  
究當取夏英公楊文公翟忠惠蔡北海王  
踈寮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  
文字置几案賤子當面言源委矣  
曾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制理趣何由高  
頽古五言賦文以簡易為體  
答屈原為騷漢儒為賦賦者實叙其事体  
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  
賦如揚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漢雜騷詞  
而為賦若左太冲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



體如出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  
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  
後漢之變為初柳子厚之賦為第二蘇黃  
為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鵬  
賦為正體又如馴象鸚鵡諸賦猶不失古  
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清容居士集卷第

四十五

清客居士集卷第



四十一

昌祭文昌文

祭余寺丞

維年月日某謹致祭于故知郡寺丞余公

親翁之靈嗚呼哀哉世日澆巧為善者希

楮士尚媮智士死竒公獨為善窮日孜孜

始終其心夷險不移方公少年貴盛莫比

顯允文昌玉節絜纒笑談春生叱咤電起

公獨超庭巽若慶女維諧晏安雲冠霧裾

一車當道百役避衢官有未便入閣勸除

公獨守謙癯然清儒世祿日蕃兄然弟咨  
囊珠匱玉宴見以時公獨友于高堂春熙  
寒衾朝飧二難怡怡守官唯勤不矜其智  
尺牘撫問各盡親意人有急難公先其慮  
族有困乏公遺之食天運既遷飄風激阿  
棲遲精廬髮化其皤未疾未幾奄然無何  
嗚呼哀哉維我與公三世有素知公之詳  
匪以姻故天道與人先後莫睹事或未然  
曷敢曷昌怒陂陀墓田自公親卜世途昏茲  
之死何惑永念殊隔泣涕莫復酌茲一觴

以寫哀臆尚享

祭外祖代大人作

城南之望奕世惟賢接武辟雍厥聞藹然  
紛紜五經曰鄭屯田維公高曾廣墾以延  
諸老簪盍二獻是先遺言懿範公承其全  
体涵中和灵珠媚川批糠世機德容渾圓  
周身書林徘徊孤騫亦既食實紹茲家擅  
世德險微喬木蒼烟紛紜藥香岌其疾顛  
掇拾耆舊列于簡編遙廬方床卷舒窮研  
其語雖寡其意實傳秀眉王色投老愈妍

謂享大耋事胡不然俛仰疇昔今三十年  
歲在丙寅憂患日經藥彼諸離不能飛翺  
請昏于公以煦以憐服齷粹溫雍容周旋  
雖乏偕老情實不遷飄風揚塵畏途屯遭  
為善斯懼公無愠言昔者遠行相望越燕  
甘脆莫奉於禮實愆歸省床下公疾沈綿  
形枯神朗遺墨愈鮮屬託孔深悲不可宣  
淳厖日希百巧相挺執玉奉盈敢以自完  
公死何恨如雲在天式陳酒殽辭盡淚漣  
尚享

祭李兩山

代大人作

維公周敏之才英偉之彥金精璞溫不假  
琢鍊摩蒼雲以高翔目九日而不眩造物  
之畀蓋將以固斯文之元氣閱天下之事  
變故其始也脫略畦町卷書長哦浩然經  
濟之意忘其冠切雲之嵯峨分席於諸老  
諛言腐談拱手以置覩江流之如帶凜丸  
泥之莫倚鳴鷄號寒籌筆疾書負囊封以  
叩閔維石友之與俱事往既莫得咎而所  
以保衛先緒者常兢兢以懷圖嗟今之人

志與運乖道與事違介者卒至於困而爽  
者或流乎卑抑嘗反覆出處之大致每惕  
然以深思而公雍容兩端不茹不吐莫余  
敢侮試命南荒酬勞於東浙之濱既不以  
利其身亦不以望於今玩理忘世孰能踰  
於斯人者乎幸公之強謂坐進此道以鎮  
當世之浮薄而事有不可料狂雲飄奔隕  
晴日之飛電滔滔川流逝者如斯往不可  
作徒以為生者之悲昔某辱知文昌公白  
首故吏三十年于茲始得見公于金華握

手傾倒酒酣耳熱各相視不復道念此意  
冷今聞公喪愈重不競之歎公寔在天一  
息八極雖千里其奚遠我哀之長敢緘辭  
以薦番江怒瀾其有相余之悲黯也尚享  
祭王尚書

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內翰給事尚  
書先生之靈曰道大如天學廣如漢企而  
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濫觴昧彼一貫捨學  
而言所執愈渙伊洛之盛嗣於乾淳析仁  
辨義脩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諄稽經



探本纂史輯聞匪默以高匪誕以守降于  
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躡訛踵陋坐曹  
清談迎事拱手文散武萎禮馳樂虧孰據  
其全以為國毗篤生我公是宗是師天清  
景溫前旌後麾窮源崑崙賓日扶桑磅礴  
萬類衆曷敢當積潤滉漾舒光煒煌探巖  
排碕織巨畢葺若衆有秋箱輸廩峙若龍  
起淵雷震雨施九招希聲昌歎古味爰薦  
合宮以享以蒞灌膏養腴心君清澄讜言  
訪對屈軼在廷群疑未決神龜示靈化被

姦饗淳風冷冷天運悠邈公亦咏歎學絕  
道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儔獨立誰言吾非  
斯人其誰與傳翳翳里門易窮三陳捨泣  
而歌謂天莫聞劍失其光蘭銷其薰紫桑  
沈冥王官混淪年已逮耆秉燭繼晷一柱  
承天四海仰企蔽牛之陰百草茂美謂享  
大耋以淑後士云胡微疾永蛻世塵歲匪  
龍蛇其理莫詢訴詞重華蹇茲遺臣曰士  
之弊逮今弗振掬以蒙昧請業門下反復  
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舉語其

平生載出載處冥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  
須臾望公以哭躑躑小子抵掌掉目哀哀  
吾儕殞首莫贖死生之源千古一致瘁躬  
報德匪哀以既風雨神交却立鬼魅秉心  
靡渝服義靡墜庶幾公寬慰此耿特皦如  
茲觴之志罔慝拜手薦公公其來享矢詞  
致誠有淚俱滴尚享

祭胡梅澗先生

維年月日袁楠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  
梅澗先生胡公之靈嗚呼司馬氏續素王

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過高之議始於王  
霸謂秦漢而下不得並混取法於唐虞之  
雍熙其見於所行迄無以救其元本習剽  
竊以為工者締繪變幻乘虛附近語新意  
繁過都而疾馳自涯而遽返其不謬者則  
已為過幸書愈傳而學愈陋論愈高而事  
愈謬紛紛比比孰有尸其責以自任曠百  
年而一見知異與者之所靳維先生負淵  
海之學執事物之樞用功於青雲決科之  
前大窳若訥小得若愚網羅搜抉極竹素

之秘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於初虞齮釋  
例於杜氏著履霜堅冰之旨條分目舉而  
牛李棄地之爭黨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  
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造叟當時之不得  
已至於攷攷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  
氏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老姦  
蒙昧草野避聲却影年運而往知吾道之  
愈難爲心聲之悲憤聽澗水之潺潺陰陽  
倚伏何得而非辱何失而非福匪歷代消  
長融會芻臆其何能若是之董孟穀申甲之

歲先生出峽訪先子於城南楠時弱冠  
氣盛望先生之道不知珮玉之利於徐趨  
駕車之不可脫御也先生微機以抉之再  
而赧三而竭垂頭却立畢志以請業由是  
始得知二千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槩  
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實要君以行怪憂  
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望信宿猶翼往復  
以自振迅書來自冬屬託孔勤諄諄已近  
於期耆之語感多而疑成懼不能以久親  
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一老之不慙斯文

之所係而不肖所受之深者息不止於玉  
成哀不止於流涕痛遺書之已粹異夫草  
玄之隘苟志願之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掃  
兒童之哀悼陳一觴以自誓蓋事有至難  
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安能久  
名山之副藏迄垂闡於盛世公之精誠理  
寧有昧矢茲一言以俟其會溪流奔迓雲  
木黯霽相此皦如菟兮其返旆也尚享

祭戴先生

維至天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

十有四日丙申學生袁楠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剡源戴公先生之靈功業可  
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  
而文不足以行世二岐孔分厥害實深彼  
沾沾之白首沆莫能自悟卒翳于榛莽而  
漠然為大虛也先生之識成于髫年失仕  
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髮支筇聳肩扶拾  
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為飛泉戊寅  
之秋愚駭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掃  
謂百尋之字拱把之木曷中梁柱凜然師



訓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慕經  
事爰久先子棄養十年之間百懼相均望  
深源原殖莫知其力往歲先子嘗曰德  
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翩  
翩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  
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  
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  
尚享

祭危功遠

神室既虛周流無跡巖巖先天風水湧激

念茲先契論叙夙昔蒐考有歸勿怖勿惻

尚享

祭揚內翰文代作

維年月日翰林學士承旨正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閻復等謹以酒脯之奠

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揚公之靈汭汭濟源

始于王屋達為清泉以合四瀆篤生令賢

浥此渟瀄砥行立名不諂不瀆發身以儒

分教東魯佩規帶方莫余敢侮爰歸承明

編簡斯補狃狝歲周庸振華武鋪宣帝

謨草木五色清心無華外損中益雍容成  
切訓掌是職鏘鏘佩衿曰古遺直晚歸奎  
坡實為舊物炳燭無倦寧以菘屈長松之  
貞幽蘭之鬱瑰詞玉篆粲若黼黻川流星  
徂典刑日淪豈期纏綿隕茲德人我老意  
短我悲孔新敬率具寮薄奠以陳尚享

祭王瓠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袁楠謹以酒殽之奠  
昭告于翰林承旨瓠山先生王公之靈芒  
芒九州求應惟類粵昔先民疆理制治考

賢論方角立競訛大同莫諧多士茲弊始  
公南來黑髮薺薺挈其圖書是根是柢我  
先大夫接識辭氣晚歲在京閔恤昧推  
曰覺有先士無遐邇喬雲在空萬物五  
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廼居禁林執度量  
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揆手書諄諄而父不  
死明有帝制幽有信使削煩養膏汝駿  
其媿聿來承公偃伏屏俟公車東行跋望  
靡已公車來朝載色載喜彼山維雲彼堂  
維祀帶兮委兮告我知己其餞伊何教言

靡靡塵之朝飛曷其有既弗寧履冰竟爾  
用逝外踐內揚於粦終始敷文宣昭秩秩  
在耳于嗟公兮公往弗墜凡今窶人冒疾  
有技視公之為有泚以愧愧能止之止孰  
可嗣嗣今企而彼嗣不躋聞哀于鄉承睫  
涌淚殯宮有紉淚盡斯矢佩玉曳裾玩月  
歲得寫心何言弗辱罔貳嗚呼哀哉尚享

祭吳饒公

維延祐六年閏八月癸丑朔越十有二日  
甲子具官素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大司徒饒國吳公之靈寸雲興切甕源  
湯波磅礴齋泐德同其科稽公玄胄行仁  
于番隆汙迭仍卒昌靈柯是生上嗣高挹  
泰和手握玄機萬象畢羅不翕以隨不媚  
以頌允謂家教靡勞琢磨維公純篤里社  
婆娑耆壽好禮受祐則那外謙養恭內溫  
守和鄉國賜履紆垂珮珂燕豆孔陳湛焉  
春醅或車於閭或舟於河恂恂熙熙鼓缶  
以歌書來 京師戒言匪苛勿私我躬瘁  
公靡他告而孫子劬勞暮哦觀化有終奄

然微疴有子純孝涕洟交沲  
回視吾儕泚穎實多國恩懋  
昭賁於坡陀生無憾私沒  
無缺蹉仰止盛德白雲嵯峨  
南望伊阻心思云瘥承交  
再世其舊如何薄莫遠陳  
夫言匪阿尚享

祭黃仲正

嗚呼世儒謏聞昧焉求容  
天命罔知曳裾憧憧迄莫  
有成祇尤其逢惟我仲正  
甫日韜其躬退讓益卑殖  
學若農謙兮虛谷訥兮大  
冲恭不近卑夷不失中奧  
昔耆舊慶

曆闡宏鋤荒廣聞維公維鄉世胄疾顛藥  
范是程君獨憫之仰天撫膺緝簡差差綴  
書聚蠅經緯譜謀範圍日星若網斯網若  
臂斯肱維歲壬辰盛名日起泮宮舒遲不  
泄其美維我先子一見驚喟曰姿字儀  
觀先大夫是似大夫令名士有定誅謂君  
嗣之克踵厥微奉子家塾群幼漸被彼幼  
困蒙迄莫有啓僕實與君針芥密投窮玄  
倉垠探源渠搜比律為均擣珍為羞彼昧  
不知議莫與酬先子云亡南北異翰歲



月逾邁塵積弊裘君書到手云胡永留中  
年相同繭室豫脩今訖南歸動色相慰運  
有顯晦官實郵置曰汝二子教實未至空  
林荒野黠彼聽視三餘養切先德是嗣彼  
夸逐魂氣蹶彌圯屬觴孔深君以疾告話  
言慎矜罔有顛倒長年駒隙曩虛祿稍汝  
易漸完吾與汝校麟經說幽吾顛汝數詞  
林榛蕪書圃川浩執轡以驅不失其導伏  
枕瞬息疾危奔泉鄉失成彥親失令賢謂  
天蓋高則莫敢言謂德靡備衆曰不然承

契疇昔令三十年金蘭合交矧維姻聯薄  
奠寫哀涕盡莫殫嗚呼哀哉尚享臨佳節  
祭袁府君  
稽乾淳之盛際多士闡其皇風啓城南之  
文會首屯田之封崇維正獻之模範實  
高躡其遺蹤植大本以沃心廣經說而訓  
蒙雲負笈而鵠立越公茲焉以相從懷  
試牒而不上考舊譜而合宗登慈恩以後  
先黨籍炤而避鋒洎大明之更絃俱玉珮  
於秘蓬靈椿儼其不凋桂聯芳以增隆鬢

安陽之成憲與桐木而相通凜風雲之變  
更丹林殞其青蔥蔡千金之美裘洪忍辱  
而蒙茸雪霜厲以交隕復融風之相攻履  
蹇武以不前慘胡為乎泥中合情語以交  
慰證墜簡而彌縫鼠行窓以窺燈各釘坐  
以炯腫意凌空而肆竒效並飛以追鴻神  
投淵以搏怪爭交手而捧龍或舉觴而心  
眩或擊筑以氣雄窮探蟻於珠曲駕採蓮  
於神峯語不泄而益婉詞欲陳而彌封瞻  
懸瀑於踞石聽空籟於舞松運通塞以莫

推各分歧而西東歲協洽以入燕益磅礴  
其心膏馬伏軌以悲鳴詐尔之以不逢亟  
返駕以式微疾果侵乎令躬念兩家之敦  
叙五世閱而攸同原伯魯之世曹交衢泣  
其憧憧蚊秋集而失喙菌露溥而慘容憫  
全垢以多虞爰返真乎顛穹天柱攢其朱  
明校綠籍以昭融玩死生之情狀周流竟  
乎鴻濛陟帝庭而不震承顏優乎先  
公賜二笥以永藏靈根衍以和冲觀萬化  
之終始深有悲夫夏蟲陳薄奠以永訣抑

以寫夙昔之悲衷嗚呼哀哉尚享

祭張宗師

維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十有二月庚子朔  
越十有八日丁巳具官袁楠謹以香茗之  
奠告于開府玄教大宗師張公之靈曰維  
公以蕙碩之姿冲靜之量執儉與勤靡有  
恣放際遇五朝貴盛莫伉口絕否戚身  
守謙讓大盈益虛小德彌諒衆罔置疵異  
莫敢謗網緼無垠如雲在天亦旣作止脫  
焉藏淵金冠玉圭四十五年緼袍蕭齋弗

競弗鮮易養以逝嗒然癯僂死生亦大公  
寧慙然賤子在京踰二十載每默察之謂  
可免悔笑言孔勤觴至彌愛聞公觀化寧  
不永慨凡我南士命有顯晦五福之全莫  
與公配一奠寫悃盛德曷沫靈旂來歸昭  
鑑如在

祭外祖

淳祐辛亥 大父嚴州養逸家居我 外  
大父敷文繇臨漳解組歸于里閭是歲八  
月抱疾以吁曰吾女甫六歲相宜生佳兒

將曷所從維嚴州夫人我中外表俾它  
日以事問名不旬日嗒然以終辛酉之歲  
歸處州府君實惟次壻官于京畿是生  
不孝子曰楠七日以逝外祖母張氏鞠之  
曰果長成有立我敷文無愧吾女亦不死  
幼歲多疾兼以羸弱昧昏先處州督過  
不置稍長知外家為王門剋自奮勵遂獲  
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曰是子其有聞楠生  
丙寅先夫人之亡三十有三年處州  
無祿禍罰酷纏閉門省愆曰吾何以報劬

勞之恩是外祖之期卒莫能紹聞矣備真  
史館掌制十年復叨集賢今復歸于詞垣  
雖學不稱其職則吾外大父冥漠之中當  
以昔言為真然矣久宦京師不能展省  
墓曰謹遣男瓘以酒殽之奠陳告曰桶毋  
史夫人以上恩得封會稽郡君今叨塵  
三品宜得追封郡夫人歸老故里敢省墓  
以陳言盡而情無窮涕與淚淪尚享

祭趙子昂承旨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六月辛酉朔越二



十有七日丁亥從表弟具官袁楠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翰林承旨榮祿趙  
公之靈曰河嶽之精上為列星形而為人  
孰著炳靈茫茫禹甸萬不一能維公之生  
服食粹清幼敏于學雲英天葩崑崙五色  
散而為河其見有卓其別有科書證古文  
律合泰和肩曹躡鮑紉莊廣騷身承萬牛  
手題六鼇神游靡窮燈螢補勞運通承休  
官于兵曹嘉名既彰日底于高大饒豐碑  
喜愠靡辭或與其竒或削其疵窮欄華居

卒為其師行不矜細語不擇辭客去我休  
嗒然相忘英英玉堂燦兮珩璜心如虛舟  
云返其鄉鷗波大雅曰茲徜徉都有異傳  
愛者以匿歲月既深傳者維的聞訃莫奔  
相視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北維我外祖  
崇王外孫楠實史出絲蔓是論乙酉之歲  
定交論文我賦孔深公辭彌敦俯仰三紀  
獲接佩履薦墨專特屬以史事彼雖藐然  
公意則侈今承後塵或謂是似哭不憑棺  
葬不視穴雖云係縻禮則有缺歲周如流

心志若割薄奠寫忱以告求訣嗚呼哀哉  
尚享

祭史車父助教

維昔外家過於侈盛乾坤轉旋咸謂其將  
不競矣文治聿興闔郡不薦者幾三舉楠  
以譏薄考校輒與而私以計則曰我外家  
譜謀若是計偕之來抑疑且自懼也嗚呼  
車父色蒼而貌淳規矩不踰於常人其考  
經也守儒先之說罔敢越踰吾則曰五經  
之說弊極則返昔有議而必除渙然怡然

知鄙說之不妄而冒昧固陋得奉身於殿  
廬嗚呼區區之心兄悉知之矣投老還山  
書疏不置意謂衰朽猶能相奉以劇議也  
靈輒遠歸痛徹心膂暮年哭子因兄之喪  
涕泗不已可哀也夫其可置也夫嗚呼哀  
哉尚享

祭定水真禪師

維皇慶二年三月辛卯朔越八日戊戌具  
官表桶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雙峰長老真  
師之塔空性返真匪以言先詮要混叡強

名為禪立禪啓宗假言以宣語默動作斯  
言之筌末派沔淪若蔓斯延巧迺嫉之斲  
方毀圓彼尚辭者復據其顛視之莫名執  
不以權駕彼駑馬真途加鞭在昔源公孤  
立巖泉食苦避甘養其德全匪石匪金以  
刻以鐫來者却立恣言佞諛疾抱遺衣涕  
語漣漣信宿熟視維師是傳師來斯立若  
源之在前毀心以完沈珠于淵謂支離苟  
生何有歲年散形而歸雲升在天一髮挽  
釣事實眇綿糜爛缺敗曷其有痊陳茗寫

心其然其然尚享

祭定水源禪師

維師之行力垢穢而益清也維師之言事  
韜匿而益明也志異乎衆知者不以為介  
居處乎獨識者不議其隘壞械脫粟憂道  
之無傳涕與淚漣漣俗避世將處夫懸厓  
之顛誓隕其年以厲夫貪鄙而卒不能以  
遂願也戊寅之冬會于先塋師扶其旨神  
光晶熒匪事於解粲焉緯經曰無體無方  
簡易是程世道日淪夸誕益臻望洋以行

靡知其津維師之示寂今四十有六年楠  
也周游南北亦既垂老何授徒烝烝而罔  
有以紹雙峯之山實演法之所有祠歷年  
塵翳莫覩適臨忌辰薄奠式陳以寫我衷  
愴尚享

祭湖心奎律師

維泰定三年歲在丙寅四月乙亥朔越十  
有一日乙酉具官袁楠謹以茗果之奠告  
于前湖心漢章律師之靈維師以峻絜縝  
密之行儀于叢林不言而耄稚所仰無文

而顛蒙所欽壞械薄飯攝念一室梵唄震  
動絕怖畏以怠其貪嗔示世頽波毀戒壞  
律罔止於一人緜鱗縱恣侮夫澄海之巨  
鱗雖心不為動持清議者何縮吻而咽瘖  
暮專一丘將挽退靜之贊以為比隣今歲  
之春會言諄諄手書至門遣語益親勸余  
以老之將至息機心而罷哦吟念故老之  
斯盡紛攘臂以自陳視師之行其器曷悛  
今師往矣寧不戚辛薄奠馮懷庶其鑒歆  
尚享



祭育王明禪師

慨禪林之盛時爭摩擊以相接或勵行以  
安行或發機於危掣辨鋒激以奔雷玄鑰  
契而吸鐵遵古聖之矩範接前賢之軌轍  
於斯時也師能承其餘風以考其異同數  
十年來茲道不競角立爭騁遺言懿行罔  
有深省師獨巋然玉几之峯會衆說以持  
正繁霜孤松巨浸一航凜乎誠不可以當  
相會未幾遺書在門痛耆舊之歆盡知典  
刑之莫存高年昭明曷有盡傷如月在天

孰存孰亡持茲一奠以寫餘光

祭王蓬山

精氣神之交媾兮動死地而莫可詢  
魂既升而茫忽兮有假夫攝鍊以存存  
彼學仙者之自任兮謂能持精思以叩  
夫帝閣鬱儀兮續紛髣靈霄兮粲以文  
日緲渺兮空洞眸容髣兮神居道至簡  
兮宜鋤耘絕聽視兮合渾淪蓬山為鄉  
兮海為門是生王仙兮合吐吞劬躬以  
訪道兮老益以勤窮還反之變化兮莫  
逃夫大垠慨宗伯之上

征兮壯歲實預其駿奔守不懈以自將兮  
二父合情以彌敦數九九而益少陽兮不  
怛乎世劫之遭屯念初志兮冀有聞侍靈  
存兮駕長雲歸來乎隱仙兮塵曷以空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舊歲冬十月將入直翰林舟來吳門知有  
代者乃不果行菑畚先疇爰築室是承徭  
役紛更復逗留以治靖念烝嘗不克親奉  
是慄是懼秋九月得疾幾殆庸禱于祖禰

於父繇是僅獲追封妣為會稽郡君丙辰  
秋八月復獲再任惕然松楸之念朝夕不  
置將俟代南歸捧黃以告墓下夏五月踰  
滿忽蒙誤恩超陞為直學士靖惟僥倖皆  
考妣劬勞覆燾之德奉職伊始曷敢告還  
謹奉 宣命令孫瓘跪讀于墓所保祐無  
斁俾獲為全人以無負先訓楠之至願敢  
告

已未告鄭氏縣君祝文

向以叨榮侍從追崇典行遂得恩及于妻

因循再任晉秩集賢卒未可歸令子瓘以  
副黃焚白敢告

辛酉歲終祭祖禩祝文

桶濫官于朝踰二十載舊歲南歸將一意  
誓墓以奉祭祀承詔復舊春三月來京即  
預考士四月供職復扈蹕開平八月始還  
孱弱之質崎嶇道里迄獲平善皆我祖宗  
保佑之功歲聿云暮庸奉祀於寓廬俾遂  
平康二子瓘瑾克紹詩書以光祖德不肖  
孤實有祈望惟陰相而默成之尚享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三月甲戌中書奏奉改直翰林退省淺學  
非所宜當實我祖禰胚胎前光而不肖嗣  
冒膺是天寵扈蹕有嚴將上開平跪弱之  
質驅馳不堪車馬脩途翼有以扶翼使獲  
歸田以奉松楸不勝大願次子瑾俾入成  
均敢庸虔告相其有成尚享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憑籍先蔭獲綴從班卹典肇新祖考嚴州  
府君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

祖妣王氏令人贈會稽郡君考處州府君  
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  
郡君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安人贈會稽  
郡夫人妻鄭氏縣君贈會稽郡夫人今祇  
承宣命奉祀于寓舍以申虔告淺薄承  
緒戰兢靡遑晉秩侍講實繇祖德深厚弱  
息踵武克已樹德敢不夙夜伏祈鑒歆以  
永終譽敢告

告嚴州府君祝文

登極之詔以推恩錫命為首越小大臣罔

不承澤桶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我祖  
考今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  
祖妣贈會稽郡君追惟付託之重實篤意  
于先大夫不肖孫朝夕思念靡有替墜踰  
六十有七年獲遂初志霜露既降謹以副  
黃俾瓘焚白近叨綸音晉秩侍講行能淺  
薄大懼弗克荷負先德弘遠冀有以綏祐  
贈典有加行申告于墓下敢告

告處州府君祝文

登極有詔以推恩錫命為首小大臣罔不



承澤越今始奉行楠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先考得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贈會稽郡夫人靖惟義方之教期勵甚遠種德殖義奉身以淑後者鄉黨所共知施于孤兒得食其豐報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長孫瓘焚白以鑒近叨綸音晉秩侍講忝竊踰分惟寵綏而啓祐使行能無愧獲為全人則世德永遠施于諸孫俾有憑奉敢告

告鄭氏縣君祝文

往歲已膺縣君之命今卹典既開位在三  
品追爵彌高繇是陞為會稽郡夫人天澤  
深厚魂其欽承敢告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庚申蒙恩被召再入集賢連歲疊除大懼  
不克負荷日夕念歸以虔奉祭祀為急守  
職有嚴不敢遽去今者謁告歸里將杜門  
息心力教子孫永承松楸之蔭私心未遂  
惟陰相以成其私禴祭有嚴敬奉昭穆合  
食于新堂敢布由衷尚享

追封祝文  
綴跡朝著今踰二紀行能謙薄大懼弗能  
稱職廼者先丞相忠獻王不以卑鄙驟加  
超擢叨塵二品  
今上嗣位大賚中外視其職秩悉俾追榮  
繇是祖考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  
車都尉追封會稽郡侯祖妣王氏加封會  
稽郡夫人考加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  
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會稽郡公妣史氏加  
封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加封會稽郡夫人

成命已頒庸告于遠祖敢告

立碑告墓祝文

維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十有二月丁丑朔

越三日己卯男具官楠敢昭告于妣史氏

會稽郡夫人七日而孤先郡公以家教之

謹始於嬰孩能言即授書甫七歲詩書語

孟皆已誦習尚書之澤楠以嫡長當受郡

公讓于兄子甲戌歲先公陞負郎法當從

是進秩且得以官其子先公正色曰我即

死官亦不以與鄉書國學儀圖以紹世德

汝之責也。織粟靡密，先公一以自任，遂得專意問學。師友之淵懿，皆躬探而力討。辛丑歲，登名于翰苑，凡二十有五年。僥忝踰分，皆考妣之垂裕。隧碑未立，每盡然于懷。往官待制清河元公，擅金石之作，遂獲乞銘。吳興趙公專翰墨之美，得求其書。今已十年，而楠齒髮漸衰，亟刻石立于墓右，亦欲俾子孫知儒學足以發身。於是有所考，謹以清酌庶羞，敬奉考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妣楊氏會稽

郡夫人合祭尚享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嗚呼自先夫人之亡我外祖母不忍棄其  
諸孤鞠育撫訓日期成立以報罔極楠今  
幸不墜先訓官于翰林集賢者二十有五  
年而先夫人之誌始得成就載惟厚恩懼  
子孫之不詳亦登具于誌上今茲立石敬  
以清酌蔬食用伸虔告尚享

立碑告墓祝文

幼承嚴訓遂得悉意於藝文有列於朝大

懼遺言懿行之罔博而為次對廣平程公  
辱在先友適為院長迺求其銘是後叨塵  
二品封贈疊加不敢易其舊文遂刻于碑  
右乙未之日實為誕辰庸建碑于隊道嗚  
呼厚德如山百不寫一靜惟孝思曷有殫  
極敢告

男瓘祔祭文

男不瓘幸蚤夭已安葬于錢湖黃輿之原  
日月不居已經卒哭禮宜祔于王父大母  
今茲陳設殺饌有事于中堂敬以其主柩

孤兒孤女翼相其成俾宗緒不墜則實有  
望王敢告

男瓘祔廟文

盛年長往亦既安安其體魄矣卒哭事竣  
當祔主于祖廟設祭中堂其從與享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魏 晉 書 卷之六 雜錄 魏 晉 書

謚議

古之君子淬礪澡雪脩之于家而揚于

天子之廷以成其德業之美者學道與守

身二者而已蓋造道之深者言不期乎文

而自文持身以約者位不期乎清而自清

理則然也

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以清脩雅重之資

濟之以博總宏肆之學漁獵經史上下古

今蓄之厚資之深脩辭立誠出為世用鑑

鉤炳燿大縱厥詞等屈賈而上之視六朝

而下弗有也茲非所謂文乎自筮仕至于  
請歸積三十年寵膺新立於出焉  
殊渥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八登翰苑柄文  
衡掌  
帝制與謀

國論藻飾太平歸潔其身始終一致茲非  
所謂清乎以之節惠寔曰稱情謹按謚法  
博聞多見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合而言之  
謚曰文清

奉訓大夫太常博士王瓚謹議



# 還書日期


本校畢業生，現讀生及研究生均須照上述日期還書，若無其他讀者借閱，即可續借，本校教員與其他人員則須在每年第三學期末歸還所借書籍。